

史学天下



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



南齐书

刘毅 编著



撰著者为萧子显。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烦的弊病。又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藉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



· 北京燕山出版社 ·

史学天下



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



南齐书

刘毅 编著

撰著者为萧子显。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烦的弊病。又书中各志及类传，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藉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



· 北京燕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齐书/王丙杰 主编.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9. 12

(史学天下)

ISBN 978 - 7 - 5402 - 2187 - 4

I. 南… II. 王… III. 中国 - 古代史 - 南齐 (479 ~ 502) - 纪传体
IV. K239. 120.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8690 号

责任编辑 马明仁 金贝伦

策 划 人 王丙杰

封面设计  工作室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 编 100054

出 版 北京燕山出版社

发 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施园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6 开 787 × 1092 毫米

字 数 5000 千字

印 张 300

定 价 480. 00 元 (全十册)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前 言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本书为编选版。《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烦的弊病。又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藉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

目 录

本纪第一	1
本纪第二	14
本纪第三	19
本纪第四	29
本纪第五	32
本纪第六	34
本纪第七	39
本纪第八	45
志第一	47
志第二	64
志第三	69
志第四	84
志第五	92
志第六	101
志第七	134
志第八	168
志第九	178
志第十	187
志第十一	196
列传第一	205
列传第二	208
列传第三	212
列传第四	221
列传第五	229

列传第六	235
列传第七	244
列传第八	253
列传第九	260
列传第十	268
列传第十一	275
列传第十二	281
列传第十三	284
列传第十四	289
列传第十五	296
列传第十六	302
列传第十七	308
列传第十八	313
列传第十九	319
列传第二十	327
列传第二十一	333
列传第二十二	345
列传第二十三	352
列传第二十四	358
列传第二十五	364
列传第二十六	370
列传第二十七	375
列传第二十八	382
列传第二十九	388
列传第三十	394
列传第三十一	399
列传第三十二	402
列传第三十三	411
列传第三十四	421
列传第三十五	426
列传第三十六	437

列传第三十七	443
列传第三十八	448
列传第三十九	458
列传第四十	464
附录 《南齐书》序	470

本纪第一 高帝上

太祖高皇帝讳道成，字绍伯，姓萧氏，小讳斗将，汉相国萧何二十四世孙也。何子赞定侯延生侍中彪，彪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御史大夫望之，望之生光禄大夫育，育生御史中丞绍，绍生光禄动閼，閼生济阴太守阐，阐生吴郡太守永，永生中山相苞，苞生博士周，周生蛇丘长矫，矫生州从事达，达生孝廉休，休生广陵府丞豹，豹生太中大夫裔，裔生淮阴令整，整生即丘令俊，俊生辅国参军乐子，宋升明二年九月赠太常，生皇考。萧何居沛，侍中彪免官居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晋元康元年，分东海为兰陵郡。中朝乱，淮阴令整字公齐，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名，于是为南兰陵兰陵人也。

皇考讳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过人，宗人丹阳尹摹之、北兖州刺史源之并见知重。初为建威府参军，义熙中，蜀贼谯纵初平，皇考迁扬武将军、安固汶山二郡太守，善于绥抚。

元嘉初，徙为威烈将军、济南太守。七年，右将军到彦之北伐大败，虏乘胜破青部诸郡国；别帅安平公乙旆眷寇济南，皇考率数百人拒战，退之。虏众大集，皇考使偃兵开城门。众谏曰：“贼众我寡，何轻敌之甚！”皇考曰：“今日悬守穷城，事已危急，若复示弱，必为所屠，惟当见强待之耳。”虏疑有伏兵，遂引去。青州刺史萧思话欲委镇保险，皇考固谏不从，思话失据溃走。明年，征南大将军檀道济于寿张转战班师，滑台陷没，兖州刺史竺灵秀抵罪。宋文帝以皇考有全城之功，手书与都督长沙王义欣曰：“承之理民直亦不在武干后，今拟为兖州刺史，□□檀征南详之。”皇考与道济无素故，事遂寝。迁辅国镇北中兵参军、员外郎。

十年，萧思话为梁州刺史，皇考为其横野府司马、汉中太守。氏帅杨难当寇汉川，梁州刺史甄法护弃城走，思话至襄阳不进，皇考轻军前行，攻氏伪魏兴太守薛健

于黄金山，克之。黄金山，张鲁旧戍，南接汉川，北枕驿道，险固之极。健既溃散，皇考即据之。氏伪梁、秦二州刺史赵温先据州城，闻皇考至，退据小城，薛健退屯下桃城，立柴营，皇考引军与对垒，相去二里。健与伪冯翊太守蒲早子悉力出战，皇考大破之，健等闭营自守不敢出，思话继至，贼乃稍退。皇考进至峨公山，为左卫将军、沙州刺史吕平大众所围积日，建武将军萧汪之、平西督护段虬等至，表里奋击，大破之。难当又遣息和领步骑万余人，夹汉水两岸，援赵温，攻逼皇考。相拒四十余日。贼皆衣犀甲，刀箭不能伤。皇考命军中断槊长数尺，以大斧捶其后，贼不能当，乃焚营退。皇考追至南城，众军自后而进，连战皆捷，梁州平。诏曰：“承之稟命先驱，蒙险深入，全军屡克，奋其忠果，可龙骧将军。”随府转宁朔司马，太守如故。

人为太子屯骑校尉。文帝以平氏之劳，青州缺，将欲授用。彭城王义康秉政，皇考不附，乃转为江夏王司徒中兵参军、龙骧将军、南泰山太守，封晋兴县五等男，邑三百四十户。迁右军将军。元嘉二十四年殂，年六十四。梁土民思之，于峨公山立庙祭祀。升明二年，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

太祖以元嘉四年丁卯岁生。姿表英异，龙颡钟声，鳞文遍体。儒士雷次宗立学于鸡笼山，太祖年十三，受业，治《礼》及《左氏春秋》。十七年，宋大将军彭城王义康被黜，镇豫章，皇考领兵防守，太祖舍业南行。十九年，竟陵蛮动，文帝遣太祖领偏军讨沔北蛮。二十一年，伐索虏，至丘檻山，并破走。二十三年，雍州刺史萧思话镇襄阳，启太祖自随，戍沔北，讨樊、邓诸山蛮，破其聚落。初为左军中兵参军。二十七年，索虏围汝南戍主陈宪，台遣宁朔将军臧质、安蛮司马刘康祖救之。文帝使太祖宣旨，授节度。闻虏主拓跋焘向彭城，质等回军救援。至盱眙，太祖与质别军主胡宗之等五军，步骑数千人前驱，焘已潜过淮，卒相遇于莞山下，合战败绩，缘淮奔退，宗之等皆陷没。太祖还就质固守，为虏所攻围，甚危急，事宁，还京师。二十九年，领偏军征仇池。梁州西界旧有武兴戍，晋隆安中没属氏；武兴西北有兰皋戍，去仇池二百里。太祖击二垒，皆破之。遂从谷口入关，未至长安八十里，梁州刺史刘秀之遣司马马注助太祖攻谈堤城，拔之，虏伪河间公奔走。虏救兵至，太祖军力疲少，又闻文帝崩，乃烧城还南郑。袭爵晋兴县五等男。孝建初，除江夏王大司马参军，随府转太宰，迁员外郎、直阁中书舍人、西阳王抚军参军、建康令。新安王子鸾有盛宠，简选僚佐，为北军中郎中兵参军。陈太后忧，起为武烈将军，复为建康令，中兵如故。景和世，除后军将军。值明帝立，为右军将军。

时四方反叛，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及东诸郡皆起兵，明帝加太祖辅国将军，率

众东讨。至晋陵，与贼前锋将程捍、孙昙瓘等战，一日破贼十二垒。分军定诸县，晋陵太守袁粲弃城走，东境诸城相继奔散。

徐州刺史薛安都反彭城，从子索儿寇淮阴，山阳太守程天祚举城叛，徐州刺史申令孙又降，徵太祖讨之。时太祖平东贼还，又将南讨，出次新亭，前军已发，而索儿自睢陵渡淮，马步万余人，击杀台军主孙耿，纵兵逼前军张永营，告急。明帝闻贼渡，遽追太祖往救之，屯破釜。索儿向钟离，永遣宁朔将军王宽据盱眙，遏其归路。索儿击破台军主高道庆，走之于石鳖，将西归。王宽与军主任农夫先据白鹄涧，张永遣太祖驰督宽，索儿东要击太祖，使不得前。太祖鼓行结阵，直入宽垒，索儿望见不敢发。经数日，索儿引军顿石梁，太祖追之至葛冢，候骑还云贼至，太祖乃顿军引管，分两马军夹营外以待之。俄顷，贼马步奄至，又推火车数道攻战。相持移日，乃出轻兵攻贼西，使马军合击其后，贼众大败，追奔获其器仗。进屯石梁涧北。索儿夜遣千人来斫营，营中惊，太祖卧不起，宣令左右案部不得动，须臾贼散。太祖议欲于石梁西南高地筑垒通南道，断贼走路，索儿果来争之，太祖率军击破之，贼马自相践藉死。索儿走向钟离，太祖追至黯黯而还。除骁骑将军，封西阳县侯，邑六百户。迁巴陵王卫军司马，随镇会稽。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遣临川内史张淹自鄱阳峤道人三吴，台军主沈思仁与伪龙骧将军任皇、镇西参军刘越绪各据险相守。明帝遣太祖领三千人讨之。时朝廷器甲皆充南讨，太祖军容寡阙，乃编棕皮为马具装，析竹为寄生，夜举火进军，贼望见恐惧，未战而走。还除桂阳王征北司马、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

初，明帝遣张永、沈攸之以众喻降薛安都，谓太祖曰：“吾今因此北讨，卿意以为何如？”太祖对曰：“安都才识不足，狡猾有余。若长辔缓御，则必遣子入朝；今以兵逼之，彼将惧而为计，恐非国之利也。”帝曰：“众军猛锐，何往不克！卿每杖策，幸勿多言。”安都见兵至，果引索虏，永等败于彭城。淮南孤弱，以太祖为假冠军将军、持节、都督北讨前锋诸军事，镇淮阴。

泰始三年，沈攸之、吴喜北败于睢口，诸城戍大小悉奔归，虏遂“进”至淮北，围角城，戍主贾法度力弱不敌。诸将劝太祖渡岸救之，太祖不许，遣军主高道庆将数百张弩浮舰淮中，遥射城外虏；弩一发数百箭俱去，虏骑相引避之，乃命进战，城围即解。迁督南兖徐二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持节、假冠军、督北讨如故。五年，进督兖、青、冀三州。六年，除黄门侍郎，领越骑校尉，不拜。复授冠军将军，留本任。

明帝常嫌太祖非人臣相，而民间流言，云“萧道成当为天子”，明帝愈以为疑，遣

冠军将军吴喜以三千人北使，令喜留军破釜，自持银壶酒封赐太祖。太祖戎衣出门迎，即酌饮之。喜还，帝意乃悦。七年，徵还京师，部下劝勿就征，太祖曰：“诸卿暗于见事。主上自诛诸弟，为太子稚弱，作万岁后计，何关佗族。惟应速发，事缓必见疑。今骨肉相害，自非灵长之运，祸难将兴，方与卿等戮力耳。”拜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时世祖以功当别封赣县，太祖以一门二封，固辞不受，诏许之。加邑二百户。

明帝崩，遗诏为右卫将军，领卫尉，加兵五百人。与尚书令袁粲、护军褚渊、领军刘劭、共掌机事。又别领东北选事。寻解卫尉，加侍中，领石头戍军事。

明帝诛戮蕃戚，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以人凡获全。及苍梧王立，更有窥窬之望，密与左右阍人于后堂习驰马，招聚亡命。元徽二年五月，举兵于寻阳，收略官民，数日便办，众二万人，骑五百匹。发盆口，悉乘商旅船舰。大雷戍主杜道欣、鹊头戍主刘憺期告变，朝廷惶骇。太祖与护军褚渊、征北张永、领军刘劭仆射刘秉、游击将军戴明宝、骠骑将军阮佃夫、右军将军王道隆、中书舍人孙千龄、员外郎杨运长集中书省计议，莫有言者。太祖曰：“昔上流谋逆，皆因淹缓，至于覆败。休范必远惩前失，轻兵急下，乘我无备。今应变之术，不宜念远，若偏师失律，则大沮众心。宜顿新亭、白下，坚守宫掖、东府、石头以待。贼千里孤军，后无委积，求战不得，自然瓦解。我请顿新亭以当其锋；征北可以见甲守白下；中堂旧是置兵地，领军宜屯宣阳门为诸军节度；诸贵安坐殿中，右军诸人不须竞出，我自前驱，破贼必矣。”因索笔下议，并注同。中书舍人孙千龄与休范有密契，独曰：“宜依旧遣军据梁山、鲁显间，右卫若不出白下，则应进顿南州。”太祖正色曰：“贼今已近，梁山岂可得至。新亭既是兵冲，所以欲死报国耳。常日乃可屈曲相从，今不得也。”座起，太祖顾谓刘劭曰：“领军已同鄙议，不可改易。”乃单车白服出新亭。加太祖使持节、都督征讨诸军、平南将军，加鼓吹一部。

治新亭城垒未毕，贼前军已至，太祖方解衣高卧，以安众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宁朔将军高道庆、羽林监陈显达、员外郎王敬则浮舸与贼水战，自新林至赤岸，大破之，烧其船舰，死伤甚众。贼步上新林，太祖驰使报刘劭，急开大小桁，拨淮中船舫，悉渡北岸。

休范乘肩舆率众至垒南，上遣宁朔将军黄回、马军主周盘龙将步骑出垒对阵。休范分兵攻垒东，短兵接战，自巳至午，众皆失色。太祖曰：“贼虽多而乱，寻破也。”杨运长领三齐射手七百人，引强命中，故贼不得逼城。未时，张敬儿斩休范首。太祖遣队主陈灵宝送首还台，灵宝路中遇贼军，埋首道侧。台军不见休范首，愈疑惧。



贼众亦不知休范已死，别率杜黑蠡急攻垒东，司空主簿萧惠朗数百人突入东门，叫噪至堂下，城上守门兵披退。太祖挺身上马，率数百人出战；贼皆推楯而前，相去数丈，分兵横射，太祖引满将发，左右将戴仲绪举楯捍之，箭应手饮羽，伤百余人，贼死战不能当，乃却。众军复得保城，与黑蠡拒战，自晡达明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复相闻，将士积日不得寝食，军中马夜惊，城内乱走，太祖秉烛正坐，厉声呵止之，如此者数四。

贼帅丁文豪设伏破台军于皂荚桥，直至朱雀桁，刘劭欲开桁，王道隆不从，劭及道隆并战没。初，劭高尚其意，托造园宅，名为“东山”，颇忽世务。太祖谓之曰：“将军以顾命之重，任兼内外，主上春秋未几，诸王并幼冲，上流声议，遐迩所闻，此是将军艰难之日，而将军深尚从容，废省羽翼，一朝事至，虽悔‘何’追！”劭竟不纳。

贼进至杜姥宅，车骑典籍茅恬开东府纳贼，冠军将军沈怀明于石头奔散，张永溃于白下，宫内传新亭亦陷，太后执苍梧王手泣曰：“天下败矣！”太祖遣军主陈显达、任农夫、张敬儿、周盘龙等，从石头济淮，间道从承明门入卫宫阙。

休范即死，典签许公与诈称休范在新亭，士庶惶惑，诣垒投名者千数，太祖随得辄烧之，乃列兵登城北，谓曰：“刘休范父子先昨皆已即戮，尸在南冈下，身是萧平南，诸君善见观！君等名皆已焚除，勿有惧也。”台分遣众军击杜姥宅、宣阳门诸贼，皆破平之。太祖振旅凯入，百姓缘道聚观，曰：“全国家者此公也。”

太祖与袁粲、褚渊、刘秉引咎解职，不许。迁散骑常侍、中领军、都督南兖徐兖青冀五州军事、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持节如故。进爵为公，增邑二千户。太祖欲分其功，请益粲等户，更日入直决事，号为“四贵”。秦时有太后、穰侯、泾阳、高陵君，称为“四贵”，至是乃复有焉。四年，加太祖尚书左仆射，本官如故。

休范平后，苍梧王渐行凶暴，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少有令誉，朝野归心。景素亦潜为自全之计，布款诚于太祖，太祖拒而不纳。七月，羽林监袁祗奔景素，便举兵，太祖出屯玄武湖，遣众军北讨，事平乃还。

太祖威名既重，苍梧王深相猜忌，几加大祸。陈太妃骂之曰：“萧道成有功于国，今若害之，后谁复为汝著力者？”乃止。

太祖密谋废立。五年七月戊子，帝微行出北湖，常单马先走，羽仪禁卫随后追之，于堤塘相蹈藉，左右张互儿马坠湖，帝怒，取马置光明亭前，自驰骑刺杀之，因共屠割，与左右作羌胡伎为乐。又于蛮冈赌跳。际夕乃还仁寿殿东阿毡屋中寝。语左右杨玉夫：“伺织女度，报我。”时杀害无常，人怀危惧。玉夫与其党陈奉伯等二十

五人同谋，于毡屋中取千牛刀杀苍梧王，称敕，使厢下奏伎，因将首出与王敬则，敬则送太祖。太祖夜从承明门乘常所骑赤马入，殿内惊怖，即知苍梧王死，咸称万岁。及太祖践阼，号此马为“龙骧将军”，世谓为“龙骧赤”。

明日，太祖戎服出殿庭槐树下，召四贵集议。太祖谓刘秉曰：“丹阳国家重戚，今日之事，属有所归，”秉让不当。太祖次让袁粲，粲又不受。太祖乃下议，备法驾诣东城，迎立顺帝。于是长刀遮粲、秉等，各失色而去。甲午，太祖移镇东府，与袁粲、褚渊、刘秉各甲仗五十人入殿。丙申，进位侍中、司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持节、都督、刺史如故，封竟陵郡公，邑五千户，给油幢络车，班剑三十人。太祖固辞上台，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初，荆州刺史沈攸之与太祖于景和世同直殿省，申以欢好，以长女义兴公主妻攸之第三子元和。攸之为郢州，值明帝晚运，阴有异图。自郢州迁为荆州，聚敛兵力，将吏逃亡，辄讨质邻伍。养马至二千余匹，皆分赋戍逻将士，使耕田而食，廩财悉充仓储。荆州作部岁送数千人仗，攸之割留，簿上供讨四山蛮。装治战舰数百千艘，沈之灵溪里，钱帛器械巨积，朝廷畏之。高道庆家在华容，假还过江陵，道庆素便马，攸之与宴饮，于听事前合马槊，道庆槊中破攸之马鞍，攸之怒，索刃槊，道庆驰马而出。还都，说攸之反状，请三千人袭之，朝议虑其事难济，太祖又保持不许。太祖既废立，遣攸之子司徒左长史元琰赍苍梧王诸虐害器物示之，攸之未得即起兵，乃上表称庆，并与太祖书推功。

攸之有素书十数行，常韬在褊裆角，云是明帝与己约誓。十二月，遂举兵。其妾崔氏、许氏谏攸之曰：“官年已老，那不为百口计！”攸之指褊裆角示之，称太后令召己下都。京师恐惧。乙卯，太祖入居朝堂，命诸将西讨，平西将军黄回为都督前驱。

前湘州刺史王蕴。太后兄子，少有胆力，以父措名宦不达，欲以将途自奋。每抚刀曰：“龙渊、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诫之曰：“阿答，汝灭我门户！”蕴曰：“答与童乌贵贱觉异。”童乌，景文子绚小字；答，蕴小字也。蕴遭母丧罢任，还至巴陵，停舟一月，日与攸之密相交构。时攸之未便举兵，蕴乃下达郢州。世祖为郢州长史，蕴期世祖出吊，因作乱据郢城，世祖知之，不出。蕴还至东府前，又期太祖出，太祖又不出吊，再计不行，外谋愈固。

司徒袁粲、尚书令刘秉见太祖威权稍盛，虑不自安，与蕴及黄回等相结举事，殿内宿卫主帅，无不协同。攸之反问初至，太祖往石头与粲谋议，粲称疾不相见。克

壬申夜起兵据石头，刘秉恒怯，晡时，从丹阳郡载妇女入石头，朝廷不知也。其夜，丹阳丞王逊告变，秉从弟领军韞及直阁将军卜伯兴等严兵为内应。太祖命王敬则于宫内诛之。遣诸将攻石头，王蕴将数百精手带甲赴粲，城门已闭，官军又至，乃散。众军攻石头，斩粲，刘秉走洛檐湖，蕴逃斗场，并擒斩之。

粲位任虽重，无经世之略，疏放好酒。步屣白杨郊野间，道遇一士大夫，便呼与酣饮。明日，此人谓被知顾，到门求通，粲曰：“昨饮酒无偶，聊相要耳。”竟不与相见。尝作五言诗云：“访迹虽中宇，循寄乃沧州。”盖其志也。

刘秉少以宗室清谨见知，孝武世，秉弟遐坐通嫡母殷氏养女，殷亡口中血出，众疑行毒害，孝武使秉从弟祗讽秉启证其事。秉曰：“行路之人，尚不应尔，今日乃可一门同尽，无容奉敕。”众以此称之，故为明帝所任。苍梧废，秉出集议，于路逢弟韞，韞开车迎问秉曰：“今日之事，固当归兄邪？”秉曰：“吾等已让领军矣。”韞槌胸曰：“君肉中讵有血！”

粲典签莫嗣祖知粲谋，太祖召问嗣祖：“袁谋反，何不启闻？”嗣祖曰：“事主义无二心，虽死不敢泄也。”蕴嬖人张承伯藏匿蕴。太祖并赦而用之。黄回顿新亭，闻石头鼓噪，率兵来赴之，朱雀觥有戍军，受节度，不听夜过，会石头已平，因称救援。太祖知而不言，抚之愈厚，遣回西上，流涕告别。

太祖屯阅武堂，驰结军旅。闰月辛丑，诏假黄钺，率大众出屯新亭中兴堂，治严筑垒。教曰：“河南称慈，谅由掩骼，广汉流仁，实存殡朽。近褒制兹营，崇沟浚塹，古城曩隧，时有湮移，深松茂草，或致刊荆。凭轩动怀，巡隍增怆。宜并为收改葬，并设薄祀。”

二年正月，沈攸之攻郢城不克，众溃，自经死，传首京邑。丙子，太祖旋镇东府。二月癸未，进太祖太尉，增封三千户，都督南徐、南兖、徐、兖、青、冀、司、豫、荆、雍、湘、郢、梁、益、广、越十六州诸军事。太祖解骠骑，辞都督，不许，乃表送黄钺。三月己酉，增班剑为四十人、甲仗百人入殿。丙子，加羽葆鼓吹，余并如故。

辛卯，太祖诛镇北将军黄回。

大明泰始以来，相承奢侈，百姓成俗。太祖辅政，罢御府，省二尚方诸饰玩。至是又上表禁民间华伪杂物：不得以金银为箔，马乘具不得金银度，不得织成绣裙，道路不得著锦履，不得用红色为幡盖衣服，不得剪彩帛为杂花，不得以绫作杂服饰，不得作鹿行锦及局脚桎柏床、牙箱笼杂物、彩帛作屏障、锦缘荐席，不得私作器仗，不得以七宝饰乐器又诸杂漆物，不得以金银为花兽，不得辄铸金铜为像。皆须墨敕，

凡十七条。其中宫及诸王服用,虽依旧例,亦请详衷。

九月丙午,进位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领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掾、属各四人,使持节、太尉、骠骑大将军、录尚书、南徐州刺史如故。固辞,诏遣敦劝,乃受黄钺,辞殊礼。甲寅,给三望车。

三年正月,乙巳,太祖表蠲百姓逋负。丙辰,加前部羽葆鼓吹。丁巳,命太傅府依旧辟召。丁卯,给太祖甲仗五百人,出入殿省。甲午,重申前命,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三月甲辰,诏进位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齐公,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位在诸侯王上,加相国绿綬绶,其骠骑大将军、扬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太祖三让,公卿敦劝固请,乃受。甲寅,策相国齐公曰:

天地变通,莫大乎炎凉;悬象著明,莫崇乎日月。严冬播气,贞松之操自高;光景时昏,若华之映弥显。是故英睿当乱而不移,忠贤临危而尽节。自景和昏虐,王纲弛紊,太宗受命,绍开中兴,运属屯难,四郊多垒。萧将军震威华戎,实资义烈,康国济民,于是乎在。朕以不造,夙罹凶凶。嗣君失德,书契未纪。威侮五行,虔刘九县,神歇灵绎,海水群飞,彝器已尘,宗祧谁主,缀旒之殆,未足为譬,岂直《小宛》兴刺,《黍离》作歌而已哉!天赞皇宋,实启明宰,爰登寡昧,纂承大业,鸿绪再维,闕基重造,高勋至德,振古绝伦。昔保衡翼殷,博陆匡汉,方斯蔑如也。今将授公典礼,其敬听朕命。

乃者,袁邓构祸,实繁有徒,子房不臣,称兵协乱,跨蹈五湖,凭陵吴、越,浮侵亏辰,沈氛晦景,桴鼓振于王畿,锋鏑交乎天邑。顾瞻宫掖,将成茂草,言念邦国,翦为仇讎。当此之时,人无固志。公投袂殉难,超然奋发,执金板而先驰,登寅车而戒路,军政端严,卒乘辑睦,麾钺一临,凶党冰泮。此则霸业之基,勤王之始也。安都背叛,窃据徐方,敢率犬羊,陵虐淮汴,索儿愚悖,同恶相济,天祚无象,背顺归逆,北鄙黔黎,奄坠涂炭,均人废职,边师告警。公受命宗祧,精贯朝日,拥节和门,气逾霄汉,破釜之捷,斩馘蔽野,石梁之战,禽其渠帅,保境全民,江阳即序。此又公之功也。张淹迷昧,弗顾本朝,“爰”自南区,志图东夏,潜军间入,窃觐不虞。于时江服未夷,皇涂荐阻。公忠诚慷慨,在险弥亮,深识九变,妙察五色,以寡制众,所向风偃。朝廷无东雇之忧,闽越有来苏之庆。此又公之功也。匈奴野心,侵掠疆场,前师失律,王旅崩挠,洒血成川,伏尸千里。丑羯倂张,势振彭、泗,乘胜长驱,窥觐京甸,冠带之轨将湮,被发之容行及。公奉辞伐罪,戒旦晨征,兵车始交,氛侵时荡,吊

死抚伤，弘宣皇泽，俾我淮、肥，复沾盛化。此又公之功也。

自兹厥后，猥狁孔炽，封豕长蛇，重窥上国。而世故相仍，师出日老，战士无临阵之心，戎卒有怀归之思。是以下邳精甲，望风振恐，角城高垒，指日沦陷。公眷言王事，发愤忘食，躬擐甲冑，视险若夷，短兵才接，巨猾鸟散，分疆画界，开创青、兖。此又公之功也。

泰始之末，人參禁旅，任兼军国，事同顾命。桂阳负众，轻问九鼎，裂冠毁冕，拔本塞源，入兵万乘之国，顿戟象魏之下，烈火焚于王城，飞矢集乎君屋。机变倏忽，终古莫二，群后忧惶，元戎无主。公按剑凝神，则奇谋贯世，秉旄指麾，则懦夫成勇。曾不崇朝，新亭献捷，信宿之间，宣阳底定，云雾廓清，区宇康乂。此又公之功也。

皇室多难，岬起威蕃，邗、晋、应、韩，翻为讎敌，建平失图，兴兵内侮。公又指授六师，义形乎色，役未逾旬，朱方宁晏。此又公之功也。

苍梧肆虐，诸夏靡沸，淫刑以逞，谁则无罪，火炎昆冈，玉石俱焚，黔首相悲，朝不谋夕，高祖之业已沦，文、明之轨谁嗣。公远稽殷、汉之义，近遵魏、晋之典，猥以眇身，入奉宗祏，七庙清谧，九区反政。此又公之功也。

袁粲无质，刘秉携贰，韞述相扇，成此乱阶，丑图潜构，危机窃发，据有石头，志犯应，路。公神谋内运，霜锋外举，妖沴载澄，国涂悦穆。此又公之功也。

沈攸之苞祸，岁月滋彰，蜂目豺声，阻兵安忍。哀彼荆汉，独为匪民，乃眷西顾，缅同异域。而经纶维始，九伐未申，长恶不悛，遂逞凶逆。驱合奸回，势过虢虎，朝野忧疑，三军沮气。公秉钺出关，凝威江甸，正情与曦日同亮，明略与秋云竞爽。至义所感，人百其心，鼙鼓一麾，夏首宁，谧云梯未举，鲁山克定。积年逋诛，一朝显戮，沮浦安流，章台顺轨。此又公之功也。

公有济天下之勋，重之以明哲，道庇生民，志匡宇宙，戮力肆心，劬劳王室，自东徂西，靡有宁晏，险阻艰难，备尝之矣。若乃缔构宗稷之勤，造物资始之泽，云布雾散，光被六幽，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是以柜草腾芳于郊园，景星垂晖于清汉，遐方款关而慕义，荒服重译而来庭，汪哉邈乎！无得而名焉。

朕闻畴庸表德，前王盛典，崇树侯伯，有国攸同。所以文命成功，玄圭显锡，姬旦秉哲，曲阜启蕃，或改玉以弘风，或胙土以宣化，礼绝常班，宠冠群辟，爰逮桓文，车服异数。惟公勋业超于先烈，而褒赏阙于旧章。古今之道，何其爽欤？静言钦叹，良有缺然。

今进授相国，以青州之齐郡，徐州之梁郡，南徐州之兰陵、鲁郡、琅邪、东海、晋

陵、义兴、扬州之吴郡、会稽，凡十郡，封公为齐公。锡兹玄土，苴以白茅，定尔邦家，用建冢社。斯实尚父故蕃，世作盟主，纪纲侯甸，率由旧则。往者周、邵建国，师保兼任，毛、毕执圭，人作卿士，内外之宠，同规在昔。今命使持节、兼太尉、侍中、中书监、司空、卫将军、零都县开国侯渊授公相国印绶，齐公玺绂；持节、兼司空副、守尚书令僧虔授齐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国位总百辟，秩逾三事，职以礼移，号随事革。其以相国总百辟，去录尚书之称。送所假节、侍中貂蝉、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绶、竟陵公印策。其骠骑大将军、扬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又加公九锡，其敬听后命：以公执礼弘律，仪刑区宇，遐迩一体，民无异业，是用锡公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公崇修南亩，所宝惟谷，王府充实，百姓繁阜，是用锡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居身以谦，导物以义，熔钧庶品，罔不和悦，是用锡公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公翼赞王猷，声教远洽，蛮夷竭欢，回首内附，是用锡公朱户以居。公明鉴人伦，澄辨泾渭，官方与能，英义克举，是用锡公纳陛以登。公保佑皇朝，厉身化下，杜渐防萌，含生冀式，是用锡公虎贲之士三百人。公御宥以刑，御奸以德，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是用锡公铁钺各一。公凤举四维，龙骞八表，威灵所振，异域同文，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公明发载怀，肃恭禋祀，孝敬之重，义感灵祇，是用锡公钺鬯一卣，圭瓚副焉。齐国置丞相以下，一遵旧式。往钦哉！其祇服朕命，经纬乾坤，宏亮洪业，茂昭尔大德，阐扬我高祖之休命。

太祖三让，公卿敦劝固请，乃受之。

丁巳，下令赦国内殊死以下，今月十五日昧爽以前，一皆原赦，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赐谷五斛，府州所领，亦同荡然。

宋帝诏齐公十郡之外，随宜除用。以齐国初建，给钱五百万，布五千匹，绢五千匹。四月癸酉，诏进齐公爵为王，以豫州之南梁、陈郡、颍川、陈留，南兖州之盱眙、山阳、秦郡、广陵、海陵、南沛十郡增封。使持节、司空、卫将军褚渊奉策授玺绂，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锡兹玄土，苴白茅，改立王社。相国、扬州牧、骠骑大将军、南徐州刺史如故。丙戌，命齐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虚宫县。王世子为太子，王女王孙爵命一如旧仪。

辛卯，宋帝禅位，下诏曰：

惟德动天，玉衡所以载序；穷神知化，亿兆所以归心，用能经纬乾坤，弥纶宇宙，阐扬鸿烈，大庇生民。晦往明来，积代同轨，前王踵武，世必由之。